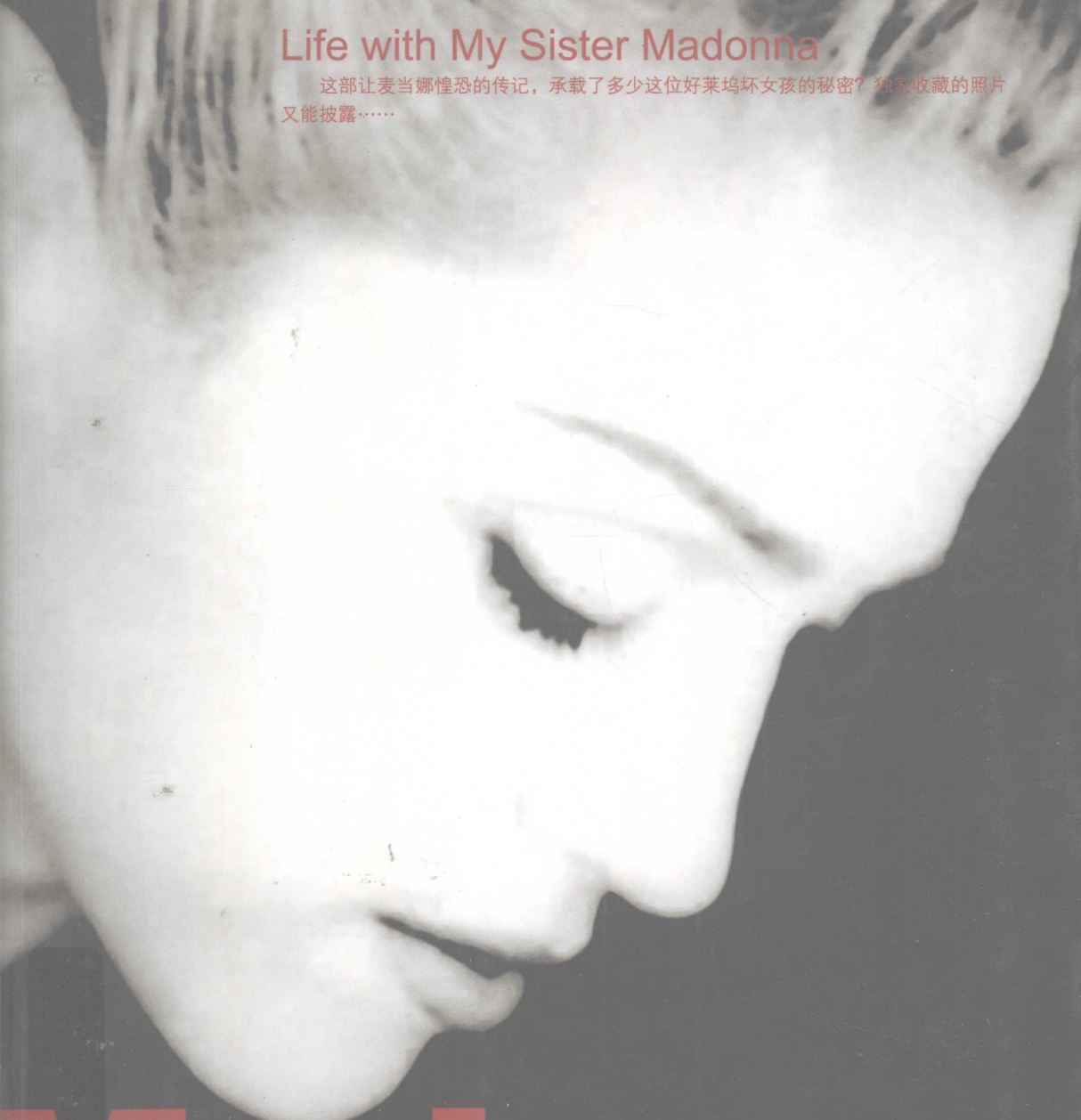




Life with My Sister Madonna

这部让麦当娜惶恐的传记，承载了多少这位好莱坞坏女孩的秘密？独家收藏的照片又能披露……

Madonna

我和姐姐麦当娜

【美】克里斯托弗·西科尼 温迪·列（著）郝燕（译）

APE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Sister Madonna

承载了多少这位好莱坞坏女孩的秘密？

Madonna

我和姐姐麦当娜

【美】克里斯托弗·西科尼 温迪·列（著）郝燕（译）



时代出版
APC 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和姐姐麦当娜 / (美)克里斯托弗·西科尼, (美)温迪·利著;
郝燕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9.8

ISBN 978 - 7 - 5396 - 3220 - 9

I. 我… II. ①克…②温…③郝… III. 麦当娜 - 传记

IV. K837.1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6455 号

我和姐姐麦当娜 [美]克里斯托弗·西科尼 温迪·利 著 郝燕 译

责任编辑:曾 冰 汪爱武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16.5

字 数:3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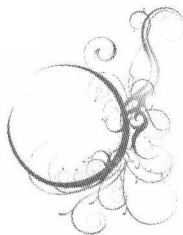
印 数:7,000

版 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5396 - 3220 - 9

定 价:3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任何与麦当娜有过接触的人,要想从根本上认识麦当娜,就得首先认识“克里斯托弗”。不了解其中的一位就很难了解另一位。因为,克里斯托弗是麦当娜的阴暗面,反之,麦当娜也是克里斯托弗的阴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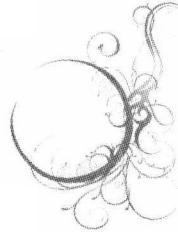
——鲁伯特·埃弗里特《红地毯与其他香蕉皮》

一些读者可能认为是我的阴暗面促使我写这本书,或者是我姐姐的阴暗面让我这样做;另外一些人则会说通过我的眼睛看麦当娜能更深刻地认识她。当然,那些相信麦当娜是在水上行走的人不会这样认为。

读者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看待书中的故事——作为对我们姐弟俩共享的童年的回忆、作为对今年已 50 岁的偶像的生日祝贺、作为我的传记……或者作为我对读者一直想知道答案的问题的回答:“生为麦当娜的弟弟是什么样的感觉?”

写此书的目的,原本是想对自己下一个定义,从而将自己与姐姐区分开来。然而,结果却是,这本书成了我精神的宣泄。在回顾一些发生在我们俩身上的故事之后,我最终明白并接受了我生命中一个永远改变不了的事实:我生为母之子,死为姐之弟。

我决定不再回避,因为说过了、做过了、写过了这一切之后,我都会为有麦当娜这样的姐姐感到自豪,不仅是现在,而且是永远。



Life With My Sister Madonna

引 言

他的梦想一定是非常接近,因为他伸手可及。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英国伦敦兰斯伯雷饭店

1993年9月25日,上午8:30

闹钟以那种英国低调式的铃声将我唤醒,从床上爬起来,透过厚厚的紫色丝质窗帘的缝隙向外瞅去,我看见了明媚的阳光。天气很好,这是值得庆幸的,因为这毕竟是在以雨水和浓雾著称的英国。由我设计和导演的麦当娜巡回“性感演唱会”将在今晚上演,我们可不想演出还没开始,观众就淋了个落汤鸡。

我们!高贵的我们!麦当娜和我。我的姐姐和我。她住在我隔壁的套房里,还在那张四根帐杆的桃木卧床上沉睡呢。用高贵来形容麦当娜最合适不过了,有时她就是我高贵的“眼中钉”。尽管白金汉宫——英国女王的居所——就在公路对面,但在我看来,以及在成千上万的歌迷心中,她——麦当娜·露易斯·薇若尼卡·西科尼,比我大27个月的姐姐,才是这个宇宙中真正的女王。从第一张专辑发行到现在,她仅用了11年的时间,就跃身成为目前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性之一。

我简单吃个橘子,没有享受什么丰盛的英式早餐,尽管我非常喜欢。我和麦当娜商量好了在11点钟出门慢跑6英里,要是吃撑了,我到时会吐出来的。我们昨天是这样锻炼的,明天也一样,而在巡演期间,我们会



隔天出去锻炼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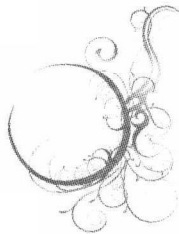
实际上,我姐姐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她每天的时间安排。她早晨9点起床,晚上11点睡觉,中间的每一分每一秒她都做了严密的安排,就像是安排军事活动一样。她对列清单有一种狂热,并且总是严格按照时刻表来展开自己的生活,这足以让她胜任管理一个监狱、指挥飞机场的交通运行,或者是成为一名五星级将军。

然而,夜晚对于麦当娜来说,是没有办法按照时刻表来度过的,因为她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很少会有哪天能有超过3个小时的睡眠。

我是在和她一起生活在曼哈顿市区时才知道她患有失眠症的,那时她的事业才刚刚起步。每当我从梦中醒来,总能看见她盘坐在客厅的白色蒲团上,尽管这个蒲团我们洗过多次,却总是看上去很脏。她常常穿着宽大的白色男式T恤衫和印有牛仔图案的白色毛衣,吮吸着“疯狂辣妹”——这是她最喜欢的肉桂味点心。她坐在那里专心地读诗歌,如安娜·萨克斯顿的作品,这些有时会激发她创作抒情诗的灵感。她还会读一些阿娜伊丝·宁的日记,宁和圣女贞德是她心中的女英雄。这些陪伴着她度过无数漫长的、炎热的、令人窒息的曼哈顿的夜晚,她的思想在夜里也没有得到片刻的消停,对于未来各种奇异的、五彩缤纷的幻想,不停地在她脑海里闪烁。看来,对名誉和财富的渴望跟睡眠是互不相容的。

尽管我相信姐姐今天早晨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但从她平日无精打采的姿态来看,她还是需要更多的睡眠。但这能怪她吗?她现在是个超级明星,是个神话,是整个宇宙中最著名的女性之一,再过11个半小时,成千上万的歌迷会为她呐喊,会拜倒在她的脚下,把她当女神一样崇拜。在表演节目、取悦观众的同时,她还要保持自我的压力是无与伦比的,甚至是我,作为目前世界上最亲近女王的人,也无法揣测穿上她那七码鞋走路的感觉,她肩负着无数人的期盼、无数人的崇敬。在很多人喜欢她的同时,也有很多人讨厌她,巴不得她摔个仰面朝天,再也爬不起来。

9点了,该喊姐姐起床了。我打开我们套间的隔门。这时,大声的、不优雅的喷鼻声从她宽敞的大理石浴室传来。她正在进行着早晨的计划安排:吞一大口热盐水,一边漱口一边喷鼻,然后吐出来。洗得非常干净,



因为她认为这对保持她的声音是很关键的。

我花了5分钟的时间很快地浏览了一下美国有线新闻网,然后再次打开我们套间的隔门,看着姐姐穿着一件白色的运动衫和黑色的阿迪达斯短裤,趴在她粉蓝色的绸缎床上,喝着加糖的黑咖啡,吃着发酵的烤面包片。

我抓过来一块面包,轻轻地吻了她一下,“你还好吧,麦当娜?”

她点了点头,“但我还没有睡够呢。”

跟我们寡言的父亲一样,我们之间的语言交流并不多,因为我们心中都很明白彼此的眼神和姿势,而且能准确无误地猜出对方想传达的意思。所以当姐姐把双手放在她的臀部时,我就知道出问题了。像往常一样,她开始涂上红色的指甲油,我能看出来她有些紧张。她将大拇指藏在她的手心,用其他的指头将其紧紧包裹住,因为她认为自己的手指太粗短,总是设法藏起来。这时我就知道她又需要我的安慰和鼓励了。我很高兴十年来的日日夜夜,我都能够满足她的这一需要。

我的工作可能不是传统型的,虽然有时我对于麦当娜可以说是万能管家吉夫斯对于主人贝蒂·伍斯特一样,在姐姐遇到麻烦事或自信心不足时给她些许安慰,这成了我存活在她身边的主要理由,不像其他一些人,在受到麦当娜接见后就被草草地打发走。比起他们,我真的是幸运多了。一方面,我是她“卑微的仆人”,正如有时为找乐子,我给她写信时用的这个署名;另一方面,我是整个家族中唯一一个长期为她服务、担当她的助手和化妆师的人,也是她目前唯一一个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的亲人。

11点整,我们在海德公园慢跑,身后跟着一群服装邋遢的游民摄影师,急切地想抓拍唱《物质女孩》的歌星卸妆后的样子。麦当娜拉下她的棒球帽遮住脸,继续慢跑。

下午1点时分,麦当娜坐在黑色的加长梅塞德斯车里,我坐在自己的私车里,两辆车子一同渡运到位于伦敦西北部的温布利体育场,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向来不同时到达或离开演出现场,因为我们都想自由选择进出的时间。

成群的影迷已经将体育场大门围得水泄不通,一些人希望在这最后时刻还能买到一张入场券,而另一些人则希望能在我们的轿车驶入大门



时看上麦当娜一眼,尽管这些愿望都不可能实现。我们的车窗玻璃都是黑色的,而且车子在后门入口处停下后,我们就直奔她的化妆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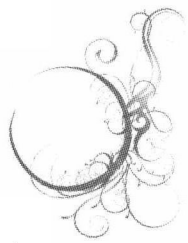
和往常一样,演出策划师已经按麦当娜的要求把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妥当,还列了清单附在她的合同上。她的化妆间被整个地涂成了白色,因为她相信白色的背景能更好地衬托她。另外,毛巾和被单、枕套也都按她的要求,全换成了白色。要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场,他肯定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来分析她偏好这种象征着贞洁的颜色的原因。她所有的朋友、家人和崇拜者都知道她对白色情有独钟,所以在她的房间里摆满了用大花瓶装的各种白花,香气袭人,有栀子花、晚香玉和百合,这些都是她最喜欢的。屋里放着四盒“疯狂辣妹”,还有包装好的薄荷和柠檬茶。几瓶“依云”牌矿泉水,总是保持着室温,不会太凉,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我都要时刻准备好,在她需要的时候能够及时递给她。肉制品在化妆间是禁止食用的,酒也一样,所以有时即使有献媚者送上几瓶“克里斯托尔”香槟,演出结束后也会连同鲜花一起整瓶扔掉。

幸运的是,室外很凉爽,所以这次室内的温度也不高。但即使是在夏季,无论天气有多热,麦当娜都会拒绝使用空调。她说她从来不觉得太热,还总是说身子冷,而且空调对她的嗓子也不好。就是在迈阿密、纽约或者洛杉矶酷热的夏季,她也总是打开窗户,关上空调。

在她使用过的每个化妆间里,她都会在化妆镜前挂上母亲的十字架,还有母亲去世前不久拍的照片。母亲30岁时就离开了我们,但我们全家人——包括父亲、兄弟、姐妹,还有麦当娜和我,都很少提起母亲的名字,除非是在特殊场合,这太不符合西科尼家族的作风了。尽管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法籍加拿大人,但我们都是在美国密歇根州出生的,我们骨子里流的是中西部人的血。

我检查了一下台上的布置,看看地板是否有瑕疵,以防舞蹈演员甚至麦当娜自己会摔倒,测了水压起重机是否运行正常,还有所有的灯光是不是都在合适的位置,道具安排有没有差错。

麦当娜在化妆间准备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做声乐练习,包括音控和呼吸,同时还不不停地伸展四肢,使身体更柔软,就像安娜·帕夫洛娃和年少气旺时的穆哈默德·阿里经常做的那样。



接着,我接受了伦敦一家市镇的新闻采访,因为麦当娜不想参加,让我应付一下。我尽可能地做到礼貌、亲切,只是希望第二天的评论会对我的采访有些赞言,而早餐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要是麦当娜看到了一些对她的消极评论,比如在“宛如处女”演出后,有那么一两个评论员诋毁她,说她长得太胖,我知道她会扬起头,装作没看到,然后把它撕个粉碎,扔进垃圾桶。但十分钟过后,她会问我:“克里斯托弗,你也认为他们说的对吗?我的腰看起来真的很肥吗?”其实麦当娜那时根本不胖,即使他们说的是事实,我也会告诉她,他们是在胡说,而这时,她就会非常开心。

谢天谢地,在伦敦停留的这些天我不用再去参加什么媒体见面会了,我总是希望能在后台安静地待着。之后,麦当娜也没有在电视上露过面,这也是值得庆幸的。每次在电视上露面,她都成了个不健全的人。在“金发女郎野心勃勃”那次演唱会上,她在体育场成千上万的观众面前模仿一些性取向的动作,表现得非常自如。还有一次,她在纪录片《真实或大胆》的一个场景中在一个瓶口上公然展示她的某种技能。

我观看了麦当娜在1991年奥斯卡上的表演,她在电视上演唱《至尊神探:迪克·特雷西》的主题曲,由斯蒂芬·桑德海姆创作的《或早或晚(我总有男人)》,她唱得非常糟糕,可以看到她的手也在不停地颤抖。没有影迷为她呐喊,她表演时很讨厌受拘束,而那次她在演唱时必须站着不动。

如果是面对着一群歌迷唱歌,她根本就不会感觉到紧张。而这次是在一个坐满了功成名就的演员的大礼堂里演出,这让她感到自己很不合群,而且这些人也从不把她当做演员来尊重,而她内心里又很想得到这些人的尊重,所以她感觉很紧张。

麦当娜对在电视上露面的紧张不安在1994年又有了重演,那次她接受了电视节目《大卫深夜秀》的采访,结果她连说了13次“他妈的”,因为她太紧张了,找不到其他的话说。但后来当我提到这件事时,她不承认她在采访时的紧张心情,只是说:“因为我喜欢这样子。”就像是4岁的小女孩把手伸进甜饼罐,当场被抓到后却否认自己偷东西吃一样。这就是她



的处事方式：藐视并且掩盖不安全因素，并予以反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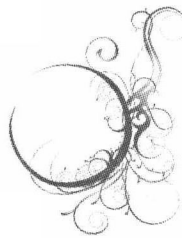
3点钟我们回到温布利体育场，到台上检查了音响效果。每首歌曲麦当娜都花了一分多钟的时间预唱了一下，然后排练演出中一些复杂的舞蹈动作，这前后大概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当她走下台时，我看到她一点都没感觉到累，而是全身上下充满着兴奋和激动。她的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衣装绚丽夺目，皮肤光彩照人，这一方面是因为她涂了粉红色的波多黎各马甲扑面粉，她经常让我去曼哈顿的第六大道和第十五街的药房去买，另一方面还因为她此刻心里异常激动。

4点钟我们在一块吃了午饭，有胡萝卜汤、素食夹饼和沙拉，都是随从的私人素食厨师特意为她烹调的。在用餐时，我们分析了昨天的服装排练，主要是乐队成员和舞蹈演员的表现，我俩都觉得有的人该解雇，有的难免会受到观众的讥讽，还有的根本就不知道怎样表演才算合适，我们探讨这些都是为了今晚的演出能更为壮观。

其实，这些对露天演出的评论都是我的职责，但麦当娜每次都会参与到讨论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在所有的演出中，麦当娜都会用尽一切办法，利用她的魅力、诱惑和母亲般的慈祥来赢得舞蹈演员的信任、忠诚和友谊，尽可能地拉拢他们和自己的关系，但她处理起来又很有分寸，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会靠得太近。

每一个为麦当娜工作的人都必然会走着相同的套路。第一步，对户外寒冷的世界感到沮丧。第二步，陶醉在麦当娜的温情和关怀带来的阳光中。第三步，在阳光中行走，慢慢靠近麦当娜。第四步，发现自己走到了最寒冷的地带，而这也是最接近麦当娜的地方。对麦当娜而言，这跟她靠得太近了，反而难以得到她的安慰。因为走到这一步，她会感到你对她的了解太多了，反而成了她的负担。第五步，你会失去阳光，失去亲近，失去麦当娜。

每次演出，我都亲眼目睹了麦当娜的舞蹈演员是怎样逐渐拜倒在她的魔力之下的。他们先是一步步地靠近他们理想中的天堂，跟麦当娜建立起亲密的友谊。然而到了演出结束的时候，他们就会被麦当娜再次抛弃到冷冰的世界中，再也没有与她见面的机会，除非是在电视、电影或舞



台上,但那时他们只能站在观众的立场上来欣赏她。

然而,在每次巡演时,总会有那么一个异性舞蹈演员深受麦当娜的青睐,他跟麦当娜相处的时间最长,关系也最为亲密。“宛如处女”演唱会中充当这个角色的是林登·约翰逊,“那女孩是谁”中伴舞的是沙巴度,为“金发女郎野心勃勃”伴舞的是舞蹈演员奥立弗·克拉姆斯,“性感演唱会”中是迈克尔·格雷戈里。

选择舞蹈演员是在试听播音室里进行的,那时麦当娜会审视整个队列的舞蹈演员,那场面就像是凯瑟琳皇后挑选意中人一样。在选中迈克尔的那次巡演中,我们在纽约和西好莱坞进行了舞蹈试听,我们用宝丽来照相机录制了最后10个候选人的舞蹈过程,回家后,我们一块观看,进行挑选。

在所有的候选人中,我觉得迈克尔是表现最差的、最没有个性的一位。但麦当娜却不以为然,坚持要雇佣他,我知道与她争论下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也就只能随之。

在伦敦的这次“性感演唱会”中,迈克尔就成了她选中的配角,每当她对身边的其他男人感到厌烦时,包括我在内,她都会向迈克尔倾诉,这时的麦当娜显得格外亲切、善良,甚至含情脉脉。至于她在这次巡演中是否与这位配角发生过关系已不是问题,只是迈克尔成了她在演出的路上消遣寂寞的工具。

到了4点半,麦当娜有两个小时的私人时间,她的脊椎按摩师给她进行了一个简短的治疗,此后她就一直趴在按摩椅上,试着想睡上一觉,但没能睡着。

6点半时,她穿上几件演出的第一阶段要穿的服装:黑色饰有小金属片的短裤和胸罩,黑色长手套,还有她经常穿的黑色网状套装,有时甚至穿在裤子、牛仔服或裹腿里,因为她相信这件套装能够保护她的腿部肌肉。尽管她的情绪时常有些波动,但在做头发和化妆期间,她都表现得相当冷静,很像一位训练有素的演员。

7点半是她的新化妆师丹尼尔·哈博给她完成整个造型的时间。尽管麦当娜此时已将我提拔为导演,她仍然想说服我继续做她的化妆师,但



我还是拒绝了。一开始她对我的决定很是不满,但后来还是作出了让步。所以她现在不得不赤身露体地站在丹尼尔·哈博的面前。对此,她心理上很有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脆弱感,但这种脆弱感会随着演出慢慢地消失。尽管麦当娜因为行为举止不检点而臭名昭著,她曾赤身露体地站在艺术系的学生面前,袒胸露乳地给戈尔捷做模特,但私下里,她是个很害羞、很本分的人,从来不愿意这么近距离地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光着身子。我知道这与她信守的“性就是女神”的理念是截然对立的,但这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这之前我已经向丹尼尔交代了担当麦当娜私人化妆师的一些前提条件,对怎样完成这份工作提出了若干建议。所以,他完全理解最好的策略就是保持沉默,尽管麦当娜会不可避免的要责怪他,只有在回答她那总会问到的问题时才可以开口说话,这个问题就是:“我看上去怎么样?”而他能给出的最让麦当娜满意的回答就是:“棒极了,麦当娜,棒极了!”

因此,带着我的这些建议,他帮麦当娜完成了最后几个装束:缚带的高跟黑皮靴和眼罩,然后递给她在第一轮演唱《色情》中会用上的短马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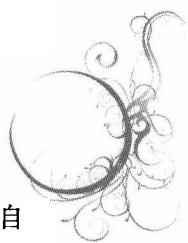
7:50,我、麦当娜、舞蹈演员和乐队手拉手形成了一个圆圈,在麦当娜的带领下我们开始祈祷:“亲爱的上帝,今晚是巡演在伦敦站的首次亮相,请保佑我们的舞蹈演员和乐队。我知道每个人都很紧张,我也一样。为了到此演出,我们进行了长期的辛苦排练,请保佑我们首战告捷,我们爱您!从此起步,一路走好!愿我们能有一场出色的演出。阿门!”

演出时间到了。

在警卫的引领下,我、麦当娜还有她的两个候补歌手尼基·哈里斯和唐娜·洛里手拉着手,哼唱着史蒂夫·汪达的《会有那么一天》,从化妆间经隧道走到后台,而麦当娜的经纪人——身材小巧、唇上留着两头尖胡须的富雷迪·德曼——紧跟在后,嘴里狠命地嚼着口香糖。

我们一到后台,尼基和唐娜就在乐队中找好了自己的位置。我和麦当娜继续沿着一个狭窄的隧道往下走,这是通往舞台的入口,麦当娜将在那儿首次登台亮相。

我们手拉手等待着。麦当娜不再颤抖了,她平静到了极点,因为她将



每一个舞步、每一个旋律都铭记在心。她的情绪控制得很好,充满了自信,也没有什么顾虑,一旦走上舞台、面对观众,她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地盘,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才能。

我吻了下她的面颊,说:“你看起来真迷人,我能感觉到你肯定会表现得很好,没什么好担心的,一切都会很完美!”

她默默地点点头,突然睁大了眼睛,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可爱。在她上台之前,我还像往常那样,伸出手掌,她将“利口乐”止咳药片吐在上面。

虽然有些怯意,但她还是努力地朝我笑了笑,说:“我走啦!”然后深深地吸了口气,挺直了身子,勇敢地走上台,面对观众。

台上顿时亮起了灯光,场下爆发出一阵尖叫。来自 75000 名观众的呼喊声就像闪电一样袭向舞台,如同强有力的电波震撼着我们。

体育场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杂技音乐,在红色的天鹅绒幕布前,舞蹈演员凯莉·安·爱娜巴仅穿着一条红色丁字裤,从 40 英尺高的舞台顶端滑下来,而穿着蓝色绸缎服装的小丑成了演出的主乐调,他站在一旁欣赏着台上的表演。

我现在站在前排座位与舞台之间的空隙里。凯莉·安迈着轻盈的舞步滑到舞台边缘,然后退入后台,这时幕布升起,将麦当娜呈现在烟雾缭绕的舞台上,整个体育场响起了她优美动听的《色情》,整齐的金色短发在舞台灯光的映衬下光芒四射,她将鞭子在空中甩得噼啪作响。

她的舞步优美、流畅,这是我们俩早期锻炼的成果。她的身材不失为一件完美的艺术品,这得益于她在巡演前坚持下来的每天两个半小时的体操养身法。她参加的瑜伽课程也对她完美的音韵、性感的肌肉、皇后般的举止和气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然,在瑜伽课程上,她的竞争本能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不管是瑜伽、友谊还是卡巴拉,麦当娜总是要求成为最出色的,她能一次性将她的腿绕过她的身体 25 次,还能依靠一个脚趾站立起来。

毋庸置疑,麦当娜的这种竞争精神是成就她成为传奇麦当娜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她的这种精神和智慧、她的学习能力、超强的记忆力、无与伦比的魅力和她现场演出的天赋(我看了她在“性感演唱会”上的表现后深有体会)让我惊羡不已。我钦佩她跟观众的互动能力,她演出时的激情



和精准,她优美的肢体语言,连她的摇头也是一种艺术,台上的表现效果跟我们在一起排练时的一模一样。

下一首歌曲是《流行》,丹尼尔给她加了件黑色饰有金属亮片的饰头巾,风格一半是埃尔泰式的,另一半是珍莫诺式。我和麦当娜对经典偶像的浓厚兴趣深深地影响了“性感演唱会”的内容,尤其是“宛如处女”这个片段,她在其中戏仿的是玛琳·黛德丽。

我们在曼哈顿市区一起生活和闲逛的日子里,或者和麦当娜在洛杉矶一起生活时(开始住在她和她第一任丈夫,也就是我那时的姐夫西恩·潘的房子里,后来搬到她经常和沃伦·比蒂同居的那幢房子),我们经常熬夜看一些怀旧的影片。狄尔特瑞查的电影是我俩的最爱,尤其是《蓝天使》和《摩洛哥》,但我们也喜欢《潘朵拉的盒子》里的演员露易丝·布鲁克斯,《欲海情魔》的主演琼·克劳馥,出演《一夜风流》的克劳黛·考尔白以及《生于昨天》的主演朱迪·霍利戴。

麦当娜至今尚未实现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出色的影星。我当然希望她能如愿,但我内心深处却觉得她能扮演的只能是她自己——麦当娜,这是她自己创造并能演好的那部分。这是什么样的一部分呢?是包括秀兰·邓波儿、贝蒂·佩吉、伊丽莎白一世、露西尔·鲍、贝蒂·戴维斯、多丽丝·戴,和包括你在内都能品味的艺术家——麦当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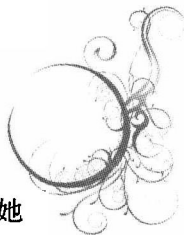
接下来的是“性感演唱会”歌曲之间的简短插曲时间,麦当娜走下台,我跑进后台的化妆间。如果说她在演出前还相当沉静,那她在这休息时间就极其兴奋和活跃了。她一边补着妆,一边朝身上喷她最喜欢的安霓可古特尔雨后梔子花女士香水,这时,我走了过去,用相当高调的话语评价她的演出,给她打气。

“好极了,嗓音优美,动作也很酷!”

她停下手中的活,喝了口水。

然后大踏步地回到舞台。

我刚对姐姐说的话有一半是发自内心的,但有一半是在胡说。她的动作确实很酷,但她的嗓音却是另一码事了。麦当娜不愿进行艰苦的常规音乐课程训练是她与生俱来的极端自信带来的副产品,这种自信让她



不屑于参加那些训练。她属于表演型的人,别人可能有更好的嗓音,但她的成功鲜活地表明了,自律、眼光、野心、决心、动力,当然还有自信,可以成就超级明星。她神话般的自信似乎是家族的遗传,我也是一样,喜欢不断地挑战自己。尽管我曾经做过设计师、艺术家,现在任导演,但我还是躲避了这些行业的所有正规训练。另外,我跟麦当娜一样,也很不愿意受别人的管制,希望能按自己的想法和安排闯荡自己的事业。

到目前为止,这些策略对于我们的事业都还比较管用,但最近,麦当娜已经开始意识到缺乏严格的声乐训练就意味着她的嗓音永远达不到她所期望的效果。她现在采取的补救办法就是雇佣唐娜做伴唱,这样一来,唐娜的声音就可以给她一些衬托和支持。另一方面,尼基给麦当娜的伴唱能产生震撼心灵的效果。所以,她们俩总是相互竞争着谁来给麦当娜当伴唱,都想接近她,得到她更多的关注。

尼基的嗓音比麦当娜好,因为她接受过正规训练。所以,麦当娜在演出时总要设法牵制住她,以防尼基抢了她的镜头,而尼基凭她的实力有时候也确实得逞了。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麦当娜有时就会索性命令关掉尼基的麦克风。

有那么一两次,麦当娜甚至提出要解雇尼基,但她自己当然不会这样做。她专制作风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管她在排练中,还是在路上,尤其是在那次《真实或大胆》的摄像表演过程中,她都会对手下的人颐指气使,但她很害怕面对面地提出解雇某人,并且想方设法避免这样做,于是经常让她的跑腿,特别是差使我代她完成这个任务。

麦当娜现在在台上唱着《假日》,她完全换了副造型,戴着金色非洲式假发,衣服上饰有金属片,看上去就像是70年代的迪斯科女王,她在台上欢快地跳跃着,非常放松。这是今晚我们第一次直接的眼神接触,我朝她眨了眨眼,她也回应了我一下。几分钟过后,她朝我骄傲地笑了笑,这是对我们俩工作成效的默许,似乎在向我暗示“性感演唱会”即将首战告捷。我也对她报以微笑,我为我们俩的默契感到兴奋不已。她以一首《每个人》结束了本场演唱会,这是她的成名曲,也是她与别人合写的第一首歌,观众顿时沸腾了,整个体育场成了舞蹈的海洋。



麦当娜退下台,几分钟后,一个身穿蓝色绸缎小丑服、头戴面具的演员走到台上,直到她摘下面具,观众才认出表演者竟然是麦当娜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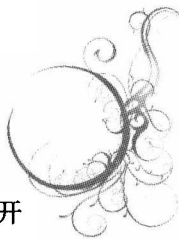
小时候,大人很少带我们去马戏团,长大后,我和姐姐麦当娜都喜欢去曼哈顿的炮台公园欣赏太阳马戏团的表演。我们很喜欢这个马戏团,因为他们用一种性感的、离奇的、新颖的方式来诠释马戏团的一些理念。这种方式激发了我们的工作灵感,尤其是这次“性感演唱会”。然而,让我姐姐穿成小丑的样子倒也真是可笑,因为她是这个世界上最不会讲笑话的人。无论是在私下里还是在公众场合,每当她打算讲个笑话时,我都会回避,因为她总会把笑话中的妙语说砸了。

我知道她在谈笑方面能力缺乏是因为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所以,尽管现在是演唱会的高潮,观众的激情仍在高涨,但小丑的眼中流露出的伤感暴露了麦当娜此时真实的内心感受。不管她的社会地位有多高,有多出名,有多富有,有多么受人爱戴,我姐姐跟我一样,内心深处永远藏着那份抹不去的悲伤。这些你只要听听她在25年的事业生涯中创作的一些抒情歌曲就会深有体会,《噢,父亲》和《活着说出》就是其中的典型。

小丑表演结束了,麦当娜挥手摘下面具,向观众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离开了舞台。当我在舞台侧边等她时,我使尽全身的力气为她鼓掌。她朝我跑过来,我把一块大毛巾披在她的身上,用胳膊揽着她的肩,我们很快退到后台。她汗流浹背,不停地喘着气。我从她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她自己也对今天的演出感觉良好。几秒钟过后,麦当娜就已经和助手俐思,经纪人富雷迪,还有广告员一起坐在轿车里谈论今天的演出了,而体育场内的音响里仍然回荡着观众的大声呼喊:“再来一个!”他们还在期待着麦当娜更多的精彩表演。

回到宾馆,我们发现麦当娜的套房里堆满了各种白色的花束。卸妆后,麦当娜泡了个澡,然后我们下楼与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一起去书吧参加一个私人香槟聚会。

今晚是在伦敦的首次演出,她完全可以邀请英国的名流一起参加她的庆功会,他们也一定很乐意前来助兴,但这绝不是麦当娜的作风。除了



跟我玩底特律棒球外,她总是应观众的要求重复演出一次后就径直离开体育场,然后整晚都和她的队友们泡在一起,包括参加演出的舞蹈演员和音乐家,因为她觉得自己的成功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

麦当娜的一个口头禅就是:“这太不民主了!”这一点,她在自己生活中就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在今晚的首场演出后,她选择跟队友一起去参加派对,而不是邀请上层名流,她的这种平等主义思想深深地感染了我。然而,在我的脑海深处,那个我不曾探究的地方,一个耗费了我毕生的精力试图消除的声音告诉我,我姐姐不愿意跟名流在一块的部分原因是,如果她这样做了,那她就不再是这个小池塘里唯一的一条大鱼了,不再是蜂王和明星。另外,这些名人——她的对手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对她说的不好笑的笑话报以大笑,不会刻意去迎合她的情绪,或者把她作为他们宇宙的中心,而这些只有她的队友们才能做到。

她并没有在派对中待很久,我们来这里后还不到半小时,她就让我陪她回宾馆了。

在电梯上,我突然感到一阵欢快向我袭来。我对我姐姐作为一名演员的赞许此刻达到了高潮。就个人而言,作为弟弟,我对她的爱超过了所有的界限,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亲近过。

“麦当娜,你今晚的表现真不错,”我说,“棒极了!”

我们互相拥抱了一下。

“我爱你,克里斯托弗,真的,”她说,“我为你感到自豪。”

“我也一样,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我爱你!”

我在确信她的房间里有足够的柠檬茶,增湿器也在正常工作后,回到了自己的套房。

今晚,我们——我和我的姐姐站在了世界的顶峰。任何人、任何事物都不能接近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人性中的缺陷也无法靠近。我们是为表演、为这次演出而生的。为了爱、亲近和创造力。

今晚,我能毫无顾忌地确信:我们步调一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像是朱迪·加兰和米基·鲁尼在演出中那样,我和她始终是站在一起面对这个世界,现在是这样,永远都会是这样。我憧憬着我们辉煌的未